

世 / 界 / 文 / 学 / 名 / 著 / 英 / 藏

◆ 全 译 本 ◆

黑暗的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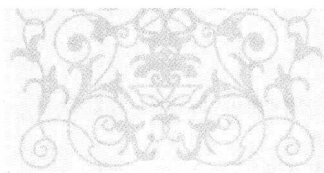
[英国] 约瑟夫·康拉德 / 著 薛诗绮 智量 / 译



Heart of Darkness

长江文艺出版社
湖北人民出版社





世 / 界 / 文 / 学 / 名 / 著 / 典 / 藏

Heart of Darkness

黑暗的心



[英国]约瑟夫·康拉德 著
薛诗绮 等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暗的心/(英国)约瑟夫·康拉德著;薛诗绮、智量译.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黄禄善主编)

ISBN 7-216-04799-0

I.黑…

II.①约…②薛…③智…

III.中篇小说-作品集-英国-近代

IV.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4334 号

策 划:湖北海豚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027-87296661 027-87296665)

责任编辑:程小武 金泽龙

装帧设计:陈必琴

责任印制:杜义平 秦新华

封面绘画:杜娟

插图绘画:陆小弟 王万春

排版制作:陈玲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委托发行电话:027-87677282 传真:027-87677299)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15-17 层)

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0 层)

<http://www.hbpp.com.cn>

印刷:恒美印务(番禺南沙)有限公司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8.25 插图:4

版次: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78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ISBN 7-216-04799-0/I·453

定价:17.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68754624)

常年法律顾问:湖北珞珈律师事务所 王清博士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A TREASURY OF
WORLD'S CLASSICS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编委会

主编:黄禄善

编委(排名不分先后):

王智量	许光华	李美华
赵燮生	黄禄善	韩忠华
杜蕾	李易	王仙芳
金泽龙	沈婧	



A Treasury of World's Classics

名家导读

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英国文坛上，约瑟夫·康拉德 (Joseph Conrad, 1857 — 1924) 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他不仅是英语世界杰出的作家，而且被认为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之一。他的小说背景广阔、性格复杂、手法新颖、风格独特，在 19 世纪传统小说与 20 世纪现代主义小说之间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康拉德一生写了 14 部长篇小说、7 部短篇故事集 (含 27 个中、短篇小说)，此外还写有许多散文和 3 部戏剧。评论界一般把他的小说分为三个部分：海洋小说、丛林小说、政治小说。也有按题材背景的地域分为：写海洋的小说，写亚非拉的小说和写欧洲的小说。尽管康拉德是一位擅长叙说海洋故事的大师，但他本人并不愿被人归入海洋小说家之列。1906 年他曾告诉一位记者：“他们想把我放逐到大海中间去。”十多年后，他又曾对一位朋友说：“也许你不会认为这太过分，在写作生涯 22 年之后，我还会说我一直没有被很好理解。我被人们称为海洋作家，赤道作家，描写作家，浪漫主义作家——还有，现实主义者。但是，

我全部的关注其实都是给予事物、事件和人的‘理想’价值的。如此而已。”

确实，康拉德的作品广泛地探索了人生和自然，涉及社会的许多方面，即使他那些以海上生活为题材的小说，海洋也不单单是故事的背景和自然环境。康拉德作品中的海洋和海船上的小社会，是世界和人生的缩影，他用它们作为一种媒介，来探讨人类生存的含义和价值。同时，从创作手法上来看，他的写作也突破了传统的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的概念，努力追求风格与形式上的革新。因此，读康拉德的小说，应该从更广的角度、更深的意义上理解和欣赏。

康拉德本是波兰人，姓克尔泽尼奥夫斯基，出生于沙俄统治下的别尔季切夫。他的父亲是一位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地主，爱好文学，写过诗歌和戏剧，翻译过狄更斯、莎士比亚和雨果的作品，因参加波兰民族独立运动被沙俄政府放逐到俄罗斯北部的沃格洛达。5岁的康拉德随父母一起到了流放地。艰苦生活的折磨，使他母亲和父亲相继患肺病去世，小康拉德被送往舅母家抚养长大。康拉德9岁时在海边度过一个夏天，大海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对海洋的向往使他15岁时立志要做一名海员。1874年，17岁的康拉德离开波兰来到法国马赛，参加了法国商船队，从此开始了持续近20年之久的海上生涯。他先后在法、英等国的商船或货船上工作，从徒工、水手、二副、大副，直到当上船长。康拉德随船到过世界上许多地方，足迹遍及南美、非洲、东南亚、澳洲等地。

1878年，康拉德在一艘英国货船上工作，从马赛到君士坦丁堡，再回到英国的洛斯托夫特。这是他第一次踏上英国的土地，当时他几乎还不会说一句英国话。8年以后，他加入了英国国籍，并正式使用英语化的姓名约瑟夫·康拉德。1895年他用英语写成的第一部小说《阿尔迈耶的愚蠢》问世，此后他开始定居英国，并一直用英语从事创作。尽管康拉德至死说的都是带有外国口音的英国话，但他被公认是一位英语语言大师。他的作品

特别是早期作品的文字，有时不免有沉重或浮夸之感，时而有晦涩之处，但这些缺点不断有所克服，在他最好的一些小说中，他抒情写景、讽刺幽默，都能够做到挥洒自如，把英语用得恰到好处。这使得英语民族的作家和读者们也赞叹不已。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翻译过康拉德的小说，但他说：“谁若是想学习英语，他应该读一读康拉德的英语原作。”

康拉德是一位真正的海员，近20年的海上生活经验为他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写作素材。他在《台风》的序言中曾经说，人们“总爱谈他们自己的本行，一则因为这在他们的生涯里最富于浓烈生动的兴趣，再则因为他们对于旁的问题知道得不多。他们也实在没有工夫跟旁的问题打交道。”因此，康拉德的全部创作中海洋故事占相当比重，这也是顺理成章的。康拉德的海洋小说，指那些以海洋为背景、以船员为主人公、以航海生活为内容的作品，最著名的有《水仙号上的黑家伙》(The Nigger of the Narcissus, 1897)、《青春》(Youth, 1898)、《台风》(Typhoon, 1902)、《秘密分享者》(The Secret Sharer, 1910)、《阴影线》(The Shadow Line, 1917)等。

《青春》曾被康拉德同时代的评论家爱德华·加奈特称为“现代英国的海洋史诗”，一直被收入各种选集，甚至用作教科书的课文。它以康拉德本人第一次远航东方的经历为依据，但又不拘泥于事实的具体细节，是一篇“小说化了的自传”。故事情节很简单，说的是一次航程中的种种艰难遭遇。海洋上的狂风巨浪，船员们跟水火灾难的殊死搏斗，主人公充满浪漫幻想的追求，古老帆船的自燃焚毁，这一切都被作者用来象征并解释人生。小说带有浓烈的抒情气氛，歌颂了青年人不畏艰险、勇于挑战的血性和毅力，赞美了海员们与自然斗争时坚忍不拔的精神，也对人生匆促、青春易逝表示了无限的感慨。

《台风》可以算是康拉德海洋小说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标志着康拉德的写作艺术已达到成熟的程度。故事描写了两个方面的矛盾：一个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斗争，另一个是人与人之间的

冲突。康拉德是这样解释故事的含义的：他认为，尽管这篇小说也属于“专写暴风雨之作”，但它的真正的主题“不是恶劣的天气，而是甲板下人为因素造成的极度紧张给船上生活带来的复杂情势”。康拉德用细致、明快而有力的笔触描绘了大自然的狂暴力量，但他最关心的不是自然而是人。人是故事的中心。小说的主人公马克惠船长是康拉德塑造得最好的人物之一。在小说开头时，马克惠的形象显得古怪可笑，颇有点狄更斯笔下人物的味道。此人外表平凡无奇，缺乏想象力和幽默感，甚至有点儿木讷愚鲁，但随着故事的进展，在外有台风袭击、内有中舱骚乱的双重危机中，他显示出勇敢沉着、刚毅坚定的性格。他对风暴的态度不是退让躲避，而是“直穿过去”；他对中舱里中国苦力间的冲突采取了果断、合理的解决办法，表现了他思想周密、判断正确、处理公正、为人善良。而这一切品质平时在马克惠身上并无表露，只是在受到外部强大压力时才显示出来，这就使人物性格更加具有深度。值得注意的是，康拉德决不为写海洋而写海洋，在他的许多小说中，他总是把海洋作为陆地的对照物。陆地上往往充满邪恶和狡诈。海洋虽然有时凶猛可怕，但它是纯洁的，它能荡涤人的灵魂、显示人的本性。马克惠船长是一个没有受到陆地上肮脏和罪恶污染的人，他“航行于海洋的表面，就像有些人轻轻掠过生存的岁月，悄悄沉入一座平静的坟墓，始终没有懂得生活，也从来没有机会看见生活所包含的一切奸狠、狂暴和恐怖”。正是这样一个不懂得生活的人，他的内在品质，战胜了风浪，平息了纷争，使一次艰难的航行得以胜利完成。

《秘密的分享者》写的不是外在的惊涛骇浪，而是人的内心的脉动。主人公是一个两星期前刚被委派带船的年轻船长，对自己能否胜任信心不足，身为船长却感到自己在船上还是个“陌生人”。一天夜里，一个叫莱格特的逃亡者游泳来到船上，他是另一条船的大副，在一次风暴中杀死了一名不听指挥的水手，因而成了杀人罪犯。这位年轻的船长偷偷地把他藏在自己的舱房里，发现莱格特竟然是自己的“另一个自我”。船长度过了担惊受怕

的几天时间，最后在茫茫夜色中冒险驾船尽量靠近海岛，让莱格特跳海逃跑。经历了这段可能导致身败名裂的航程，船长认识了自己，树立了信心，“一个航海者同他第一次指挥船的使命有了完美的沟通”。这篇小说不仅受到文学评论界的注意，也引起了心理学者的兴趣。不少人对船长与莱格特的关系从心理学角度作了种种分析和解释。有的认为莱格特是船长的“更低的自我”，有的认为他是“更高或理想的自我”，还有的认为他是船长的“隐蔽的无意识的自我”。另一些人则主张不必把一部文学作品纳入心理学研究的范畴，莱格特就是莱格特，《秘密的分享者》只是一篇叙说年轻船长一次奇异而带有戏剧性遭遇的故事，读者尽可以欣赏康拉德的写作艺术，但不必从中寻找隐晦而并不存在的象征。我们且不管评论界的见仁见智，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康拉德在这篇小说中确实着力于探索人的内心世界。与《青春》、《台风》比较，这篇小说更加显示了作者在描写人物心理方面的功力和特色。

一般公认，《黑暗的心》是最能代表康拉德思想与艺术特点的作品。这部小说在许多国家都有译本。中文的不同译本曾被译为不同的题目，如《黑暗的心脏》、《黑暗的内心深处》等。译者们都是希望能够最为确切地传达出作者的原意。非洲大陆在地图上呈现的形状很像一个心形，而这块心状大陆从19世纪到20世纪，正处于它有史以来最为艰难和黑暗的年代。非洲人民遭受欧洲殖民主义者无耻的欺骗、疯狂的压榨和残酷的剥削，一片原本美丽富饶的土地变成了一个极其黑暗的地狱。康拉德正是从这样一个角度上去观察和描述非洲的。穷凶极恶的欧洲殖民主义者在非洲所制造的黑暗可谓登峰造极，作者认为，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当时的非洲更为暗无天日的地方，因此，他把他的小说定名为“黑暗的心”，也就是“最最黑暗、黑暗已极”的意思。

《黑暗的心》通过一系列生动、感人的人物形象和景物、事件的描述，把人性在非洲丛林深处的种种表现动人心魄地、血淋

淋地描写出来。小说的主人公是乘着欧洲的轮船从海洋驶入非洲内河的，而他所揭露的殖民主义者的暴虐行径又是当年全世界有正义感和有良心的人士都十分关注的政治事件。因此，这部作品既是康拉德“丛林小说”的代表作，也可以说是他的“海洋小说”和“政治小说”的代表作。这也许正是人们习惯于通过《黑暗的心》这部作品来全面了解和研究康拉德的原因。于是，这部作品便当然地成了他的代表作。

大家知道，康拉德这位21岁才初次接触英语的波兰人，后来成为公认的、英语文学中最有才华的“文体家”。他在《黑暗的心》中所展现的语言才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这是一部散文体小说，然而，仔细读来，你竟会在其款款的叙述中感受到一种诗歌韵律般的连绵的呼应和起伏，体验到一种诗一样的语言美。这是我们在其他作者笔下很难发现的。译者在翻译这部作品时，曾努力想要在汉语译文中也把原作的这种美传达出来，哪怕是传达出它的万分之一也好。不知这种努力有没有产生效果。这要由读者朋友们来加以评说了。

《黑暗的心》如此深刻动人地揭示出发达地域的外来势力侵入落后的原始地域时，所呈现的人与人之间和不同的种族与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使它成为世界文学史上具有样板意义的作品。因此，竟有人把它的情节原封不动地搬入另一部作品中，只是改换了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作品的主人公也换成了另外一些人，而同样深刻而且感人地反映和揭露现实。美国一部著名的描写越南战争的电影就是这样做的。

康拉德早期的作品中可以见到模仿屠格涅夫、福楼拜、莫泊桑等大师的痕迹，但他不是一个满足于走前人道路的作家，他力图按照自己的美学准则从事创作。康拉德的艺术主张表述于他自己作品的前言、附记以及他与友人的一些通信中。他认为小说不仅为人提供娱乐，更应作为深入探究人性和行为动机的媒体，要表达人生哲理。“艺术家应该和思想家及科学家一样，寻求真理然后发出呼吁”，因此他的海洋小说与比他稍早的另一位英国作

家史蒂文森（1850—1894）的海洋小说就有明显的不同。史蒂文森着重讲述冒险故事，康拉德更关心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人物在事件中的作为和事件在人物意识中的反映。在康拉德的小说中，人物比情节、故事更为重要，他不像巴尔扎克那样写环境如何造就人物性格，也不像陀斯妥耶夫斯基那样写人物矛盾复杂的心理活动。康拉德通过人物的所作所为，人物的体验、感想，来表现人物的精神、心境、内在品质和潜在力量。康拉德希望能发掘出人性中隐藏的东西，不管是善良的、优秀的，还是邪恶的、卑劣的，他都将它们展示在读者眼前，促使读者自己进行思考，做出道德判断。

康拉德的作品不仅风格雄浑壮阔，手法也独到新颖，有强大的感染力。值得指出的是，他的许多艺术手法为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提供了启示，而许多现代派小说家也十分推崇康拉德。

康拉德的小说常常使用不同的叙述角度，有时由无所不知的作者来进行叙述，如《台风》；有时又由小说中的一个主要人物或事件见证人来进行叙述，如《青春》中的马洛，《秘密的分享者》中的“我”。即使在由作者以第三人称叙述的《台风》中，叙述角度也时有变化，例如“南山号”受台风袭击的主要场景是通过大副朱可士的眼睛反映出来的，马克惠船长如何处理中国劳工间的纠纷则由朱可士给朋友的信进行描述。这样，在同一小说中叙述的角度也不相同了。这种由事件参与者现身说法的叙述角度，使读者感到小说传达的都是叙述者的实际经验，从而使小说内容更具真实感。康拉德还使用了时空交叉的叙述方式，他常常不采取传统小说按事件发生先后讲述故事的惯例，而以跳跃的方式打乱时间顺序进行叙述。《青春》和《黑暗的心》中马洛与友人聚会，讲述从前的一段航海经历，往往展现两个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空间交叉。马洛在《青春》的讲述中几次插入一句话：“把酒瓶递给我。”这犹如电影中镜头的切换，使读者的视线从22年前的海上一下回到了聚会现场。在康拉德其他一些长篇小说（如《吉姆爷》、《诺斯绅摩》）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种时空交叉、

情节相互穿插的叙述手法。

康拉德特别强调人的感官作用，他认为“一切艺术最初无不诉诸感觉”，因此他说：“我所要竭力完成的任务，就是通过文字的力量使你们听到，使你们感觉到，特别重要的是使你们看见。”他对人和物特别强调传达令人难忘的印象。《黑暗的心》和《青春》中的许多场景，就仿佛一幅幅印象派的画。在展示人物性格时，他常从人物在某一时刻给人留下的强烈印象开始，然后交叉穿插地进行描绘，把人物性格的不同层面逐步展开。在他的作品中声、光、影、色的描绘，不仅用来传达感觉经验，有时更被用来表达各种象征意义。康拉德非常重视象征的作用，他认为：“所有伟大的文学创作都是象征的，只有通过象征，才能获得复杂性、感染力、深度和美感。”从大海、狂风到丛林、旧船，以至于一顶帽子，都可以传达象征意义。他的象征手法也表现为不写日常生活中肤浅的喜怒哀乐，而写深藏不露的心理意识，以揭示隐藏在事物背后的真实。

康拉德对 20 世纪的西方小说家，不论是传统的还是反传统的，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英国的 G·格林，法国的 A·马洛，美国的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福克纳等都是康拉德作品的爱好者，都曾得益于康拉德。菲茨杰拉德就曾直言不讳地承认，他的创作受到康拉德的启发。有人把他的《伟大的盖茨比》比作当代美国化了的《吉姆爷》。法国新小说派作家、1985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克劳德·西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当记者问：“您喜欢的作者是谁？”他答道：“我喜欢康拉德、普鲁斯特、乔伊斯、福克纳，喜欢能使我扩大视域、触觉、感受、听觉的一切……”

当然，要全面理解和欣赏康拉德的创作艺术，仅仅阅读这几篇小说是不够的，还必须读一读他的丛林小说中的《吉姆爷》(Lord Jim)，政治小说《诺斯绰摩》(Nostromo)、《特务》(The Secret Agent)、《罗曼亲王》(Prince Roman) 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读康拉德需要沉下心来，钻进去体味品尝，要用“心”去

“看”、去“听”、去“感觉”，这样你就会发现那是一杯浓茶，而不是一杯白开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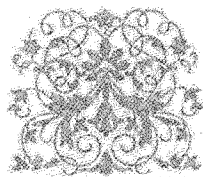
复旦大学外国文学教授

薛晓燕

2006年1月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Heart of Darkness



目录

黑暗的心.....	1
罗曼亲王.....	103
台风.....	128
青春.....	207

黑暗的心

“奈莉号”，一只巡航小艇，微微一晃便抛下了铁锚，风帆颤也没颤动一下，就停稳了。潮水已经涨足，风几乎已经平息，既然是准备开往河的下游，它只好停泊下来，等待回潮。

泰晤士河的入海口在我们面前铺开，俨然是一条茫茫海途的开端。远处水面上，大海和青天融成一体，连个接缝也没有，在这片亮闪闪的开阔空间里，随潮漂来的一只只大游船上黑褐色的风帆，衬托在一串串尖尖矗起的红帆中间，船上油漆过的斜杠发出微光。一层烟雾笼罩着低低的海岸，海岸一片平坦地向大海伸去，逐渐消失在水中。格雷夫森德上空的天色是黯淡的，靠里更显得黯淡，似乎浓缩成一层悲怆的朦胧，一动不动地低覆在这座世界上最庞大、也最伟大的城市上空。

负责几家公司的那位主任，是我们的船长和老板，他面朝大海站在船头上。我们四个人含情地望着他的背影。这幅景象中的海洋情调，比整个这条河上的任何东西所显现的更多。他看样子好像是个引水员，对水手来说，引水员就是安全可

靠的化身。他的工作岗位竟不在那片亮闪闪的河湾上，而在他的背后，在那层低覆的阴暗朦胧中，这一点我们真是很难理解呢。

我已经在别处说过，是大海把我们联结在一起的。它不仅在长时间的分别中使我们心连心，它还有一种作用，能使我们彼此容忍对方的信口开河——甚至容忍他的自以为是。律师——一位最好不过的老年人——因为年高德劭，享用着甲板上唯一的一只软垫，躺在唯一的一条毯子上。会计已经拿出一盒多米诺骨牌，正在用它们搭房子玩。马洛盘着腿坐在船尾，背靠着后桅杆。他两颊深陷，黄面孔，背脊挺直，一副苦行僧的模样，两只胳膊垂下来，掌心向外翻，活像一尊菩萨。主任看铁锚拉稳了船，放心了，向船尾走来，坐在我们中间。大家懒懒地谈了几句，接着小船上便是一片寂静。不知为什么我们没有玩起那副多米诺骨牌。我们都若有所思，什么也不想做，只是静静地瞪着眼睛。白昼在一阵安详的宁静和美丽的辉光中逐渐逝去。水面平稳地闪耀着，天空中一个斑点也没有，静洁无瑕的光亮构成了一片安然寥廓；爱赛克斯沼泽上的那片烟雾好似一幅轻巧绚丽的薄纱，从内陆的丛林高地上垂下，把低低的海岸覆盖在它透明的皱褶里。只有西边天际笼罩着上游河段的那片朦胧，每分钟都变得更为阴沉，好像落日的临近激怒了它似的。

终于，沿一条曲线，太阳不知不觉地沉得很低了，鲜亮的白色变成了无光无热的暗红色。它仿佛在接触到那片覆盖着芸芸众生的朦胧时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马上就要突然消亡似的。

顷刻间水面上出现了变幻，安谧中减少了光辉，却更显得深沉。宽敞的航道中的古老河流，在这白日将尽时，水波不兴地安息着，它世代代作为两岸聚居的种族做过多少好事情，如今它，这条可以通往天涯海角的水上通途，端庄静穆地舒展在眼前。我们在观赏这条令人崇敬的河流，不是靠一个短暂的来而复往、去而不返的鲜艳白昼的闪亮，而是靠一种永志不忘的记忆所发出的庄严光辉。的确，对于一个怀着敬

仰和深情像常言所说“依海为生”的人来说，最容易触发起关于泰晤士河下游一带昔日伟大精神的思古幽情。浪潮涌来，又流去，终年操劳不息，其中满都是对于人和船的记忆，是它，把这些人和船或是载向大海去战斗，或是载回家去安憩。所有那些这个民族引为骄傲的人士，从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到约翰·富兰克林爵士^①，它都熟悉，都曾为他们服务过。他们都是骑士，无论是否享有过骑士的称号——都是海洋上伟大的游侠骑士。它曾载浮过所有那些名字如同宝石一般在时代的暗夜中熠熠发光的船只，从“金鹿号”开始——它圆滚滚的两侧船舱中装满金银财宝归来时，女王陛下曾亲临拜访，那显赫一时的故事，就是以此结束的——直到“爱瑞巴斯号”和“恐怖号”——它们出发去进行另一些征讨而都一去不复返。它熟悉许多船和许多人。这些人和船从德夫特弗德、从格林威治、从伊瑞斯出海——其中有冒险家和移民；有贵族们的船和生意人的船；有船长们和海军将领们；有专做东方生意的隐秘的“私贩”们；还有在东印度舰队服现役的“将军们”。黄金的猎取者或名誉的追逐者们，都是从那条河流上驰出的，他们手持利剑，往往还高举着火炬，他们是陆上强权的使者，是从圣火中取来火花的人们。有什么样的伟大的人和事，不曾随这条河的退潮，向一个未知世界的神秘中漂浮而去啊！……人们的梦想，共和国的种子，帝国的萌芽。

落日西沉了，暮霭降临在河上，沿岸开始出现了灯光。恰普曼灯塔，一个三条腿竖立在烂泥平台上的东西，放射出强烈的光芒。船上的灯光在海港的航道上移动——一大片往来奔波的熙熙攘攘的灯光。再往西，在上游的河段上，那个巨大的城市所在的地方依然预兆不祥似的显现在天际，夕阳中一片低覆的朦胧，几颗星星下一片血红的光亮。

① 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是英国 16 世纪著名航海家；约翰·富兰克林爵士是英国 19 世纪著名探险家。